

憑甚麼不執妄

李佳淑

昨夜很久都睡不着。

腦神經似乎不知道我應該睡覺了，它在高速的，旁若無人的，天馬行空的自 high 着。

後來，我看見那片雪地。那隻手裏的，那抹孔雀藍。記憶像微距一樣背景虛化。太耀眼。我被刺痛流淚。

幸福像雲。被風吹走。

不知所終。

我怎麼找。

慾望像草。心裏總有溫熱，它不停長。

長得瘋狂，蔓延無際涯。

我怎麼逃。

想太多。是我想太多。我看見以後的可能性，雖然現實中的那個我知道這明顯太早太早。

太多幻念。變成虛妄。

想要的生活，彼岸的期許，浮在半空裏，是剛好夠不到的雲梯。它微微搖晃，通向幸福。我的虛妄，真實的遙遠的。

我活着。於是我總想去夠。我伸手，我踮腳。我看得見雲上的世界。那是我腦子裏繪出的世界。

想起一句歌詞，小學時候和好友邱天慧坐在很窄的當時覺得很寬敞的教學樓草坪前的欄杆上一起唱。並且自我感覺和聲很美。那時候歲月靜好，覺得未來朦朧又溫馨。

歌詞唱道：「踮起腳尖，就能更靠近陽光。有一天幸福總會聽

我的話。」

然後，經過了這漫長的「然後」，我已長成，當時的我歪着頭想像的遙遠的二十歲。我很好。我知道。沒有後悔。沒有大風浪。不少收穫。很多小幸福。二十歲的我站在比小時候更靠近陽光的地方。

然後，符合自然規律地，我心裏的草，光合作用得更好。我看的更清楚，雲上的世界。

所以我很難過。每次仰起頭伸着脖子看，都會酸，都會難過。

是他說的那種，「難度過」的感受。迷茫，為難，不確定，含混的，有點安逸的惆悵，說不清到底想要甚麼卻知道不要甚麼。

我經常做出一些努力。說我要如何如何。要不不心安，總覺得對不起自己。所以立志。常立志。然後不知怎麼就那麼一點點荒廢了。然後就很沮喪。怪自己怎麼就輕易放掉，怎麼就輕易放掉。可是心裏也知道，常立總比不立好。這過程是個累積，走走停停比停滯不前要好得多。是這過程堆積成了現在的我。

其實想想，在我過去的這二十年生命裏，小努力不少。真正有激情的大努力不多。

就是那種特別特別想的事情。特別特別確定，我一定要做到的事情。不能想像如果我做不到會如何的事情。除了初中時候要一定要考師大附中，沒有了。

像我這樣的，怎麼說也應該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好青年啊。應該有，所謂青春，所謂理想。那些看起來不切實際的；那些需要趁着年輕才博一博的執着，和虛妄；那些等以後提起，會帶着過來人的淺笑，輕輕搖着頭說：「那時候，可真是……啊」，然後感到驕傲和感謝的事。

這沒甚麼不好。這其實很好。

憑甚麼不。執妄。

執着像風。或徐或疾。永恆流動。

拂過草尖穿過莖葉，打個圈，它也許能幫我找到我的雲。

告訴它，請到我身邊來。